

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

项目主持人:孟昭水



岱览点校 (下)

清·唐仲冕 编著
严承飞 点校

泰山学院编印

岱览卷第十六

泰山书院院长陶山唐仲冕六幕辑

分览四

岱阳之西下

大峪者，自黄西河为竹林西河，挟百丈崖、经龙潭、龙池，至此为西溪总汇。谷口西，有石如方函，相传函中三尺水，一夕风雨，为仙掣去者，剑匣石也。前有巨石，中劈若剑剗，半仆地者，试剑石也。旁一石，莹滑有人影，冠巾仗剑，伸一足而坐者，仙影石也，或云剑仙取匣中龙渊，断石如泥，乃箕踞而坐，留影迹焉。又南，有大石峡，小石峡，以峡口广隘分。西溪自此溪辟东折，迳元泰安武穆王神道北，称濂河。

元·王旭 西溪 我爱西溪好，披云屢往来。一川烟景合，三面画屏开。薄俗无高隐，清时有逸才。近岩多隙地，松竹更须栽。

明·萧协中 仙影石 仙服翛翛坐翠微，蒹葭时逐野云飞。只今氛焰销难尽，肯借鱼肠振远威。剑匣石：谁人刻琢石函方，中有青蛇夜吐光。一自神仙携去后，至今风雨绕潇湘。

国朝·释元玉 由大峪入西溪 朝折云中柳，为扫云中露。独往寻芳草，影入云深处。时当三月际，桃李花满树。莺啼燕更语，春光教莫负。听之使心恻，岁月不我驻。徘徊清溪曲，花落谁亲悟。旧履印苍苔，又向层岩步。移筇转幽径，行到峰顶住。怀人心易远，途长悲日暮。

元泰安王神道，在郡治西北三里许，故校场南。泰安王者，莽果博尔欢也。有丰碑，螭首龟趺，穹高屹立。碑北里许，有大冢，俗称“土公土母坟”。府、县志皆谓博罗欢墓。考碑文云：“公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临安寓舍，以其年七月八日葬檀州西北太行山。”此地安得有墓？墓，好事者为之也。大冢西，有擂鼓石。濂水折而南流，东受广生泉，泉出广生殿侧，故名。自是绕郡城西，迳古汶阳桥而南下矣。

元·莽果博尔欢神道碑 文曰：圣元故光禄夫（二）上柱国

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忙兀公彰德表勋碑铭并序。中奉夫
(二)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姚燧撰并书。当大德癸卯，燧持
宪节使江之东三年，光禄大夫上柱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，
内□□太宫宿卫浑都，与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副使伯都，及行河
南参知政事野仙帖穆而，谱其系、状其事以请曰：“先公三宿坟莽
矣，其忠以事国，孝以绳家，光大而雄伟者，不及今焉铲之金石，
将日远日忘，奚以示遗胄于无穷？敢属笔子。”燧以与宪副联事，
此道义不可辞。乃序之曰：公忙兀氏，诋博罗欢，畏答而公之曾
孙，蘼木曷公之孙，琐鲁大都公之子。始畏答而与兄畏翼俱事太
祖，时太畴盛强，畏翼谋往归之，畏答而苦之曰：“帝何负汝而为
是？”竟去，追又不复，雪泣而归，请独宣力。帝貳之曰：“汝兄
与众皆往，独留何为？”无以自明，乃折矢誓曰：“所不忠事帝者，
有如此矢。”帝感其诚，易名屑廕，约为按答，盖明炳几先，与友
同死生之称。帝后与王罕陈于曷剌真，彼众我寡，剌兀鲁一军先
发，其将兀彻带玩鞭马鬣不应。屑廕请曰：“战犹凿也，匪斧不入。
我先为凿，请君斧继。”顾帝诀曰：“臣万一不还，三黄头儿将殄
圣虑者。”辰入疾战，大败其军，晡犹逐北，敕使止之，乃旋师。
免胄为殿，脑中流失，帝伤之曰：“朕戒卿早休兵，竟创而归。”亲
为傅药，寝与同帐，逾月而卒。帝曰：“曩只里吉为敌将，实御屑
廕，其以只里吉民百户属屑廕子，世世岁赐，勿绝其族。”散亡者
收完之，即封北方万家。太宗以其子忙各为郡王，又俾贵臣忽都
忽大料汉民，分城邑以封功臣，割泰安州民万家封郡王，归奏。帝
问：“忙兀之民何如是少？”对曰：“臣今差次，惟视太祖之旧，旧
多亦多，旧少亦少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旧民少而战绩则多，其增封
为二万，与十功臣同为诸侯者，民异其编。”兀鲁争之：“忙兀旧
兵不及臣半，今封固多于臣。”帝曰：“汝忘而先玩鞭马鬣事耶？”
后诸侯王与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，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断事官，自
司听直于朝。公年十六为断事官。世祖正宸极，以从征叛王阿里
不各功，赐其军乘马四百匹，金银币帛称是。寻诏入宿卫，晓近
臣曰：“是勋闕诸孙，从其出入禁闕，无辄谁何。”李璫反，诏将

忙兀一军围济南，抄益都、莱州，贼平。决狱燕南，人称明允，赐衣一袭。云南王虎各赤为其省臣宝合丁鞑毒杀事闻，敕中书择可治其狱者凡四奏，人皆不当旨。丞相先真举公，且言：“败事，臣请从坐。”帝曰：“之人则可。”公辞：“臣不爱死，第年少目不知书。”帝曰：“朕方恃卿求皇子死，尚书别帖兀而知书惟可使之簿责其事，是否一委自卿，明日慎无归咎辅行也。且闻卿不善饮，彼地多瘴，宜少饮敌之。”未至四五驿所，宝合丁遣人负金六箴来迓，公曰：“云南去朝廷辽邈，省臣握兵，不安其心，将惧而变。”乃好为语，遣之。既至，尽以金归省，而竟其狱，得置毒情，杀之而还。奏可，顾先真曰：“卿举得人，赐黄金为两五十。”武备寺奏：“今入筋角，惟忙兀以时夥于常岁。”帝曰：“其报赐之，自今凡忙兀，事无大细，如札刺而事，统丞相安童者，悉统于博罗欢。”八年，受昭勇大将军右卫军都指挥使虎符。大都则专右卫，上都则三卫兼总。十一年，授金吾卫上将军、中书右丞。会师南伐，分军为两，制曰：“其右，授丞相伯颜、阿术节度，左悉委卿。”指一犯法臣曰：“如别急烈迷失，朕不责也。”俄授兼淮东都元帅，军于下邳。公策诸将曰：“清河居宋北鄙，城小而固，与泗州、昭信、淮安、实相犄角，当水陆冲，未易卒拔，可顿大兵为疑。海州、东海、石湫，违此数百里，其守必懈，吾将轻兵倍程而东，其守臣可袭虏也。”师至海州，丁安抚果下，石湫、东海随下，清河史安抚闻之亦下，不一月而下四城。宋主既降，而淮东诸州犹城守。故太傅伯颜入覲还，密诏以公进兵拔淮安、南堡，战白马湖及宝应，弃高邮不攻，由西小河达漕河，据湾头堡，断通、泰援，竟投扬州，斩其制帅李庭芝，淮东诸州悉下。赐西域药及葡萄酒、介胃、弓矢、鞍勒。会分江南诸州隶诸侯王及十功臣，又益封桂阳州。十四年，遣平叛王只里干带于应昌，赐以鞶带、币帛，与博罗同署枢密院事。未久，授北京右丞，既至，召还。会南土多反者，诏募民能从大军进讨者俾自为军；其百夫、千夫，惟听其万夫长节度，不役他军；制命符节，一与正同。已行矣，公疾，不能自陈。令董司徒文忠入言：“今者日所出入胜兵，何啻百万，何假此曹无

赖饶倖之徒，以壮军威。臣恐一践南土，肆为贪虐，斩伐平民，妾其妇女，橐其货财，民畏且仇，反将滋众，非便。”召與疾入，帝视其色瘁然，赐坐与语，重陈董奏，可之。适常德入诉，唐兀带一军残暴其境。如公所策，敕斩以徇，诸是军皆罢之。十六年，曷刺斯、博罗斯、干罗汉、薛连干，皆强宗也，势不相一，求遣大臣来莅。诏令公往，凡居是二年。十八年，以右丞行省甘肃，时大军驻西北，仰哺者十数万人。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，惟车辇而畜负之。塗费之余，十石不能致一，米石至百缗。公经画得方，供亿不乏，贼不敢窥边者二年。廿有一年，授龙虎卫上将军、御史大夫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事。黄华反，征内地戍兵进讨，未能平。贼多奴良民以归。公令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随在纠核，皆止，还之。以疾归，会诸侯王乃颜反，帝欲自将征之。公曰：“始太祖分东封诸侯王及侯，其地与户，臣如知之，以二十率之，彼得其九，忙兀、兀鲁、札刺而、宏吉烈、亦其烈斯五诸侯得其十一。彼力滋多，吾力滋多，吾有衰耗，彼亦衰耗，然要其归五侯之力终多彼二，惟责征兵五侯，自足当之，何烦乘輿？臣昔疾今愈，请事东征。”制：“可。”赐介冑、弓矢、鞍勒，命公董是五诸侯兵以行。与乃牙接战，屡摧其锋。再与其党一王塔不帶战，淫雨不止，军以乏食求却。公曰：“两阵之间，勿作事先。”已而彼军先动，公悉众乘之，逐北二日，身中三矢，擒塔不帶，斩忽伦辈。后与月列鲁太师合力，始诛之。赐银为两四百五十，币帛九百。不再月，其党一王哈丹复叛，公再请往。诏与诸侯王乃马带讨之。公徂于屡胜，一日不虞，贼游兵卒至，止从三骑返走，有绝壑前，广二丈，深加广半，追兵且及，独公策马能越，三人后者皆见杀，人以为天相忠义。后逐北，极于东海之堧，哈丹自引焚，获其二妃，斩其子老底于陈。凡战四年，所俘金银，悉散将士，以故人致死力。贼平，敕一妃赐乃马带，一妃赐公。陈金银器延春阁，召东征诸侯王及公至，将分赐之。问公：“卿家是器几何？鞶带有无？”公曰：“以陛下威德，奉身之物亦毕备矣。”帝曰：“朕出此，本以酬卿曹之劳，在人则伐其能，以幸多取，朕问犹曰

既有，可谓谦挹不眩于货者。岂令其徒手归？姑赐是器五百两。”二十八年，改河南宣慰司为行中书省，求可首是省平章者，凡三奏，皆不允；末乃及公则可，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。淮盐为引，岁六十五万，前政多逋，至公如额而集，赐异币一。开封监县帖兀而告：“廉访使胡某不戢其民，昏集曙散，县簿陈勅置巡屋器械于村；又周刘光店为墙四，其门扁镬，司夜出入。”诏公案之，皆诬，杖而徙戍南边。河水迁流无常，民讼退滩连岁不绝，或以其地投献诸侯王，求为田民自蔽。”公奏正之，仍著为令。河后泛滥，堤埽横溃，归德、睢州、汴梁，水及城下，潴为巨浸。公亲行水，督有司捍完之。皇上元贞二年，迁公平章陕西，未行而改，复为河南。入覲奏：“忙兀一军戍北岁久，衣率故弊，请以臣泰安州五户岁入丝一斤，积四千斤，尽输丙帑，易为匹帛，分贐诸军。”上以为益，敕递车送达军中，赐银为两百五十、帛三。陞辞之日，上谕之曰：“卿今白须，世祖德音实足听闻。”事更加慎。中书平刺真，宣政院使大食蛮合奏：“始者伐宋，始祖分军为两，右则属之伯颜、阿术，左属之博罗欢。今伯颜、阿术皆有田民，而博罗欢独不可后。”上曰：“何久不言？岂彼耻自白邪？其于淮东所尝战地高邮，已籍之民赐五百户。以上、中、下率之，上一而中下各二。”及圉背银倚比再至汴逾年，凡流外官久滞不铨、旅食道官者，旬月皆出之。大德之元，叛王岳术忽而兀鲁速不华来归，公遣使驿闻：“始是诸王叛由其父，是辈小弱若无与知，今焉来归，宜弃前恶，以劝未至。”上曰：“是奏深契朕衷。”改平章湖广，赐金鞍勒。至汝宁，合福建省于江浙，授公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赐玉带。夏大旱，随祷而雨。杭之豪民十家，入赂于官，大为酿务，高其估而专其利，酒日滴恶。公变其法，改省四凭，其富蓄凌轹府县，肆为奸利，自刻木牌，与交钞杂行民间，实侵货币，与国争利。又盗堤海之石，墙其私居。公欲斩之，而中书刑曹当以杖，然亦由是大姓始知重足立矣。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临安寓舍，年六十有三。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。不封。最其平生，典兵则右卫都指挥

使、都元帅、枢密院；风纪则御史大夫，宰相则三为右丞、四为平章。与夫四十七年，马足所及，西南、云南，西北金山，东北海隅，东高句骊，东南吴闽，再讨叛臣，四征叛王。其间事平而疾，闻变请行，惟以有国艰虞为忧，视转斗乎万里之远，历岁之久，若堂奥之朝夕焉。虽风雪皴瘵其肤，锋矢交集其躬，饮食饥渴不时其口体，皆不避恤，必致寇首戏下归报终事而止。真凛凛有曾考风。上尤眷重之；若世祖身御橐鞬、弓矢，皆万世传宝，不以赐臣下者，惟以赐公。海东青鹞杂，先朝多或十赐。至白鹞觜爪玉如，圣语晓曰：“是禽惟朕及鹰师所鞠，以卿世臣诸孙宣力之多，日桑榆矣，无以娱心。河南治地平衍而远，且多陂泽，鹞鹞所集，时出纵之，使民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，不敢萌启邪心。”皆殊赐也。夫人兀怯烈氏□案檀氏□札刺而，皆前公卒。今夫人札刺而氏、王氏、案檀氏、宏吉烈氏。男□人，太宫宪副参政。博罗公于庭臣居家，最名有法，夜分不寐，诸子列侍其前，听谈祖宗故实，毋敢或归私室，燕奉樽俎，迭歌舞以娱宾，亦无有酒失者。女六，长适国戚卜伯，次适薛彻干平章子金书枢密院事完者，次适国王弟李兰胎，次适月赤察而太师弟怯烈出，次适出东宣慰使必罕牙，幼在室。男女孙如干。铭曰：皇矣太祖，肇造方夏；右之左之，惟十臣者。公之曾考，展一其中；折矢沥告，帝视友同。敌陈来加，挺戈而出；大崩其军，免胄而入。五兵之长，无矢不仁；田赋叩轮，懋功是创。帝恻其心，百俘偿死；顾成嘉止，既王其子。遽分茅土，帝自等差；国以泰安，二万其家。公祖王季，勤勤克类；再传而公，世祖之事。勋闕遗苗，帝植以培；而独于公，尝誉其材。听于禁闕，无止入出；翼翼其心，弥谨自律。随遇而安，利害靡干；承命即往，奚远奚难。东北海邦，西南南诏；阨閼炎陬，金山遐徼。闻有艰虞，必请赴赴；大猷叛藩，无一漏洩。人臣宪宪，曰名台院；平章大夫，有密钩践。先圣今圣，赉予优优；良驹天闲，豪隼御鞬。橐鞬介冑，鞍带衣裘；黄白之金，委家如邱。皇矣太祖，于疆于理；惟公曾考，实成其始。遗厥大艰，畀之神孙；神孙世祖，辟乾翕坤。考其皇與，南北犹判；孰是浙

右，羸鬼歆禄。大兴师征，巍坼百城；罔不箠壶，竭剔义声。傅其国都，屏王衔璧；蕞尔淮东，诸州犹壁。诏公进攻，荡歼渠凶；九域攸同，公焉成终。将天之意，悠悠或至；成始之孙，宜际斯会。益封桂阳，江岭外内；于乃先烈，克光以大。尝闻古先，誓侯功臣；泰山如砺，国以永存。嗟公王孙，国泰山下；权舆砺如，其自今也。延祐四年四月廿日，男翰林学士承旨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知制誥事、修国史野仙帖穆而建。○右碑，连额高一丈六尺六寸，广五尺六寸。额篆“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”十四字，字径六尺。“大元”二字，横列于顶。“太师”以下十二字，三行，列于下。文起碑阳，转碑阴，两面各三十七行，行九十九字，字径八分。八分书。燧，元代能文者，苏天爵《元文类》载燧是篇，与碑文率相同。案《事祖广记》：“晋宋之世，始有神道碑，天子及诸侯皆有之，其初由立之于葬兆之东南，地理家言以东南为神道，故以名碑。”《金石例》云：“后汉中山简王薨，诏为之修冢莹开神道。”注云：“墓前开道，建石柱以为标，谓之神道。”是则神道之名，自汉已有之，晋宋始易以碑刻也。《墓铭举例》云：“神道碑，其题有二，有碑额之题，有碑文之题。碑额之题简，碑文之题详。”此碑文额异题，文中未言爵，谥补题于额。第额题神道，合在墓左，是以《县志》以墓为真，而疑其迁葬。然与碑文不合，且无桃拔〔赪〕辟邪。（大昕案：“忙兀氏分地在泰安，故立碑于此。以纪勋惠。碑铭云：‘嗟公王孙，国泰山下。’正指分地而言，非有迁葬之事也。”）或谓此即古先德昭先等碑，意尔时其子若孙既国于岱，必建寝庙而碑其前。今庙圯碑存，大冢类陵阜，殆营建时之积土耳！然潘苍崖云：“先莹先德昭先等碑，与神道墓表不同，亦未见其当立庙前，况庙固无据乎！”钱官詹大昕云：“承询及博罗欢神道碑事，古人立碑神道，本以表墓而名，后来立碑，则有不必修者。寒家所藏南宋石刻，有曾文节公三聘神道碑，在广西省城之龙隐岩。三聘墓本在江西，其子宏正任广西转运判官时，铲之岩石。三聘尝除广西提刑，未赴任，亦不闻有立祠粤西事。度宋元以后似此者必多，不独泰安武穆一人也。元时诸王功臣有分地者，不过收其户

税，初未尝就封于此，史亦未见有立寝庙之证，或说诚未足据，谨以奉复。”案铭内“由贼叩轮”与上句“无矢不仁”叶韵，自当于下句“懋功是创”倒互。《泰安县志》载此文已改正，今仍碑文之旧，而辨其误于此。博罗欢及其曾祖畏答而，《元史》皆有传，碑与传大致皆同。所不同者，碑作“畏答而”，史作“畏答儿”。碑云“易名屑廔约为按答”，盖明炳几先，与友同生死之称。史云“更名薛禅约为按达”。薛禅者，聪明之谓也。按达者，定交不易之谓也。碑云“曷刺真”，史作“哈刺真”。碑云“兀彻带”，史作“术彻台”。碑云“只里吉”，史作“只里实”。碑云“忙各”，史作“忙哥”。碑云“博罗驩”史作“博罗欢”。碑云“阿里不各”，史作“阿里不哥”。碑云“赐乘马四百匹”，史作“四十匹”。碑云“虎各赤”，史作“爱哥赤”。碑云“先真”，史作“线真”。碑云“别帖兀而”，史作“别帖术儿”。碑云“石湫”，史作“石秋”。碑云“益封桂阳州”，史云“益封桂阳，德庆二万一千户”。碑云“只里干带”，史云“只里干台”。碑云“应昌”，史作“德昌”。碑云“曷刺斯博罗斯干罗罕、薛连干”，史作“哈刺斯博罗斯翰罗罕”，而无薛连干。碑云“月列鲁”，史作“月鲁那演”。碑云“老底”，史作“老的”。碑云“岳术忽而”，史作“药术忽儿”。又史载“公累赠推忠宣力赞运功臣，太师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加封泰安王谥武穆”，而碑悉略而不书。碑中“男□人”，《泰安志》则云“四人。”然以碑与史中前后文核之，只浑都伯都野仙帖穆而三人，非四人，恐《志》误也。“公以大德庚子薨于临安寓舍，即以其年七月葬檀州太行山。”庚子，是大德四年。姚燧作墓志在癸卯岁，是大德七年。其立碑在延祐四年，距公之葬又十五年矣。意者当时野仙帖穆而以其先人封泰安郡王，故立碑于泰山下，以显扬其功烈于封号之地也。谨案《钦定元史·国语解》，“忙兀”当为“莽果”，“博罗驩”为“博尔欢”，“浑都”当为“昆都”，“伯都”当为“巴图”，“野仙帖穆而”当为“额森特穆尔”，“畏答而”当为“鄂约达”，“勒蘼木曷”当为“察木哈克”，“琐鲁火都”当为“苏鲁克图”，“畏翼”当为“乌页”，“太畴”当为“岱酬”，“薛

祥”为“色辰”，“按答”当为“谕达”，“曷刺真”当为“哈喇沁”，“兀鲁”当为“乌噜”，“术彻台”当为“珠鲁卜齐岱”，“只里吉实”当为“济勒济沙”，“忙各”当为“孟克”，“忽都忽”当为“呼图克”，“阿里不各”当为“额呼布格”，“虎各赤”当为“呼格齐”，“宝合丁”当为“保赫鼎”，“先真”当为“乌珍”，“别帖兀而”当为“拜特穆尔”，“札刺而”当为“萨喇尔”，“安童”当为“安图”，“伯颜”当为“巴延”，“阿术”当“阿珠”，“别急烈迷失”当为“锡奇里密实”，“只里干带”当为“珠尔噶带”，“唐兀带”当为“唐古特”，“曷刺斯”当为“海拉苏”，“博罗斯”当为“布尔噶苏”，“干罗汉”当为“鄂喇昆”，“乃颜”当为“纳延”，“宏吉烈”当为“鸿吉哩”，“亦其烈斯”当为“伊奇喇斯”，“塔不带”当为“塔布岱”，“忽伦”当为“和抡”，“月鲁那演”当为“伊鲁诺延”，“哈丹”当为“哈坦”，“乃马带”当为“柰曼岱”，“老底”当为“罗丹”，“兀怯烈”当为“奇味”，“按檀”当为“阿勒”，“坦岳术忽而”当为“永和尔”，“兀鲁速不华”当为“乌噜斯布哈”，“薛彻干”当为“色彻肯”，“完者”当为“谔勒”，“哲李兰胥”当为“布呼齐月”，“赤察而”当为“伊彻察喇”，“必宰牙”当为“宾咱雅”。

汶阳桥，西溪捺河水所经。西山险峻，水势悍猛，桥以约之，创建无考。桥北，为天书观，旧名乾元，门阁三重，殿庑三所。《宋史·礼志》：“大中祥符元年，真宗将封禅。王钦若言：‘木工董祚于灵液亭北见黄素书曳林木之上，有字不能识’。言于皇城使王居正，居正睹上有御名，驰告。钦若遂迎至官舍，授中使，捧诣阙，因于得《天书》处建此观。”《天书》云：“汝崇孝奉吾，（绳武案《宋史》无“吾”字。）育民广福；锡尔嘉端，黎庶咸知。秘守斯言，善解吾意；国祚延永，寿历遐岁。”见《三朝符瑞志》，至庸妄语也。尔时君臣矫诬，亦已甚矣。灵液亭者，《文献通考》云：“乾封县民王用田中有童儿培土，得小青钱数十，争取之，钱坠石罅，因发石，有涌泉二十四眼，味极甘美。又枯石河有涌泉二十五眼。又一眼出层阜之上，信宿势加倍。又别引数派，双鱼跃其中，有果实流出，似李而小，味

甚甘，及古今钱百余。封禅经度制置使王钦若贮水驰驿以献，分赐近臣，诏设栏路谨护之。六月诏建亭，以‘灵液’为额。今观大门内有井，勒‘醴泉’。旧有亭，久圯。”宋焘云：“余童时犹见观内泉出石崖，下注，有垂杨数株，大二十围。盖祥符时所植。今树既乌有，而泉又凿深为池，非其旧矣。”考《尔雅》：“甘露时降，万物以嘉，谓之醴泉。”醴泉，即甘露也。汉儒《记礼》有“地出醴泉”之文，王充尝非之，使从地出，《尔雅》何不列“释水章”。乃居“四时章”乎！据此，则甘泉非祥，而勒石者未审耳。《法苑珠林》云：“泰山之东，有醴泉焉，其形如井，本体皆石，欲取饮者，皆洗心跪而挹之，则泉出如流；若或污慢，则泉缩焉。盖有神明以幸之也。”泉侧，铁浮图十三级，明嘉靖十二年造。正德间，即其中为元君殿，尝遣中官致祭。殿后，为九莲殿，万历间孝定皇太后祔庙，尊为九莲菩萨，命中使建，改观额为“圣慈天庆宫”，详岱顶天启五年金碑。又后，为智上殿，崇祯末追崇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，详副使左佩玕碑记。像设，皆范铜为之。乾隆十一年，观大门楼灾。其西，有宋翠阴亭故址。濂河水自桥南行，至灵芝街西，南为濂河桥。

明·御制碧霞元君告文碑 右碑，真书，正德二年闰正月勒观内元君殿东壁。

碧霞元君造像记碑 右碑，周府永宁王撰并正书，嘉靖十二年十月勒天书观内元君殿西壁。

敕建智上菩萨宝刹碑 右记，按察使关中左佩弦撰，知州朱万钦篆额，举人徐楠真书，崇祯十七年三月勒智上殿前东侧，南向。碑阴有《义输贍田记》，亦佩弦撰文，万钦篆额，宋之尤书丹。

明·萧协中 天书观 绛节回风玉陛遥，谒来瞻对忆前朝。人多妄想邀灵异，天有何书下沈寥。千载法幢云篆古，一泓仙醴墨花娇。圣慈宠锡悬新榜，添得名蓝擅胜标。

醴泉 宋德何堪纪，琳宫涌醴泉。自缘臣献媚，却使瑞空传。味不烦筵设，清还倩岳煎。天书同一辙，青史笑千年。

国朝·顾炎武 圣慈天庆宫记 泰山之西南麓，有宋天书观，大中祥符年间建，后废为碧霞元君之宫，前一殿奉元君。万历中，

尊孝定皇太皇为九莲菩萨，构一殿于元禧之后奉之。崇祯中，尊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，复构一殿于后奉之，乃更名曰“圣慈天庆宫”，而按察使左佩弦为之碑。宫成于十七年之三月，神京沦丧即此月也。窃惟经传之言，曰“为之宗庙以鬼享之。”又曰“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。”孔子论政，必也正名。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，命岳渎神祇并革前代之封，正其称号。而及其末世，至以天子之母，太后之尊，若不足重，而必假西域菩萨之号以为崇，岂非所谓国将亡而听于神者邪！以其事为国史之所不及载，故序而论之，俾后之人有以览焉。

灵芝街，在城西门外之南。《宋史》：“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丁未，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。戊申，王钦若等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余本。”《符瑞志》云：“有并五、并三、连理，五色重晕，如意宝盖，上下相连带，瓦石草木五谷如宝山神仙灵禽瑞兽之象者六百四十二。诏令封禅日列于天书辇前。”《泰山纪事》云：“街名本此。”灿灿灵芝，与萧艾蒿莱等，又足贵哉！先公解组后，羁于岱麓，僦屋街西，日游林壑，归则蒔花种竹，觴咏自如，年余乃返故里，经今廿载，曳杖已悲。蒙偶经过，追寻手泽，但见颓垣荒榛、寒烟寂历，为之踟蹰，为之累歎矣。街东，有青岩书院故址。

先公石岭先生栽竹 石岭先生性爱竹，到处寻栽傍墙屋。红黄满砌叱不录，此君品格别凡族。风朝月夕新薰沐，悠然妙韵融沕穆。十载京邸驱柴轂，赏来埽我愁万斛。箨龙解释猗猗绿，卧吟其下诗满轴。榆山城外前贤躅，菁菁一似苍筤谷。半移衙偏杂花木，岁长千竿数更仆。都昌碱坟如霜鏃，四野枣棘只睺目。郁陶思君困西塾，冀君化龙泰岳麓。余亦化云上下逐，系此屡月屑榆粥。为君留连辄信宿，老奴导余过平陆。步履扶杖路转曲，逢君山隈溪淫鬻。努力拔取十五六，旬日赫赫曦阳暴。默祷天公降余福，一夜凉风吹霖霖。晨起循视其叶沃，私心对君喜不顛。新梢乱吐生意足，伫子俟之青郁郁。瞬眼严寒不局缩，惟我知君耐雌伏，与君终古盟幽独。○尽日：尽日无一事，呼奴锄花畦。瓦盆贯三五，实以新红泥。村邻有佳菊，许我频频移。竹篱缀疏密，石

砌随高低。海棠与秋罗，杂莳以间之。朝暮叠灌溉，出入成径蹊。觅花不必远，种花不必奇。奚为向深山，仆仆掇丹萸。少倦卧石床，放意无差池。用此过驹隙，悠然忘筌蹄。○子夜梦中，得“霓散满天霞”之句，意雨后晴占也，因续成之：几日霏霏雨，新晴映落花。岩吞千丈雾，霓散满天霞。放眼穷无际，倾觞破有涯。乾坤随地阔，怜杀夜啼鸦。

青岩书院，旧为青岩社，明宋熹岱倪甫讲学地也。康熙中，赵国麟仁圃甫继兴，巡抚蒋陈锡檄知州石键增葺，易名书院。乾隆二十九年，郡守姚立德改置汶阳桥西，名泰山书院。四十六年，蒙为主讲。讲院故有三贤祠，因增祀宋、赵两先生，示不忘所自也。堂后有斋，命曰“束理”，取荀卿《修身篇》“安燕而血气不惰为束理”之义。斋庭虚旷，梧竹箭岬，与诸生游息其中者三年矣。友人何星田赠以诗云：“嶂抱青岩路，山斋鹖护扉。红鳞惊客影，绿筍碍人衣。芳径嚶鸣合，尘阍辙迹稀。摊书吟邵子，演易瓣香微。”又云：“午唤双鸠雨，云阴暗竹房。絮飞沾蕙带，花入点琴囊。杯醺青螺重，亭生白蛤凉。晚晴钩露幔，岱色满斜阳。”尔时酬唱成帙，偶记二诗，录之以志友朋之好。

国朝·青岩书院宋先生祠堂碑 右记，赵国麟撰并真书，康熙五十□年勒书院。今堂废，碣亦佚。

重修青岩书院碑 右知府王一夔撰，真书，乾隆六年五月勒旧讲堂前。

重修泰山书院碑 右知县程志隆撰，李品镛真书，乾隆三十年七月勒今书院大门内。

明·宋熹 青岩居四首 僻性耽闲旷，依山启静扉。方知尘事远，况与世情违。月白烟萝迳，风清薜荔衣。短墙垂柳绿，常荫钓鱼矶。○岩栖谁备买山钱，满迳蓬蒿此地偏。投粟虚庭看斗雀，脱巾深树听吟蝉。年来已自成书癖，醉后从人唤酒仙。为爱溪声冷襟抱，石床移向水亭眠。○编篱种豆绿萋萋，人似桃源路不迷。日暮酒醒新月上，扶筇又过画桥西。○昨宵溪水长潮痕，烟雨霏霏昼掩门。隔岸几家芳树绿，分明城市有江村。

潦河桥，在灵芝街南。潦水引城壕水，西受金星泉，迳桥下南流入泮汶。《考古录》云：“蒿里山左有潦河桥，世传人死魂不得过，而曰‘奈何’，此如汉高帝云‘柏人者迫于人也’。”灵派侯庙在桥侧，后晋天福六年建，旧称潦河将军，又曰通泉侯。宋真宗东封，泉已涸，俄有清流涌发，赐封灵派。元至正间重修。三溪以潦为巨浸，昔年涨溢，坏民田庐无算。爰备述其源委，庶职是水者省焉。

后晋·潦河将军庙堂碑 文曰：泰岳潦河将军庙堂石记铭·乡贡进士刘光度撰，岳祝史福如书。《诗》云：“泰山岩岩，惟鲁所瞻。”标群岳之首，隐众灵之府。灵者，神也。神生于无神之神，阴阳不测而为神，日月照耀而为明，无神之神者，至道也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杳杳冥冥，于中有精。恍恍惚惚，于中有物。”此之谓也。天福六年三月十七日，新澶州岳社头郭肇等，皆以金门贡艺，玉署呈才，风云雅作于二龙，奋跃素高于双骥。副社头郭肇□清涵珠海，鉴沕冰潭，贮茂异以盈怀，抱才实而锁志。因乘暇豫，同慕胜游，面彼南原，共观槁舸。饮酒酣畅而相与言，胡不闻贾谊云“生之也若浮生，死之也若休。”庄周云“生之也道行，死之也物化”。人修短分定，岂不在乎神明哉！遂乃拱志修崇，归心祀享，结集岳社，化彼邑人，不暮月间，总四十户。至天福元年三月十日，社众西自新州，东之泰岳，远备牢醴，克置羞荐，无愧叨僭，惟竭至诚，但有遗旷，庶几增建。窃见宫宇炳焕〔炳焕〕，峰峦回合，尊神众列，侍者星繁。唯潦河□元非灵庙，是以历览林藪，履蹈河堧，东望则天之坛，西临鬼仙之洞；叠障重岩倚其后，飞云流水枕其前。得此一方，实为殊胜。是以擘画砂砾，□□□□，任便栽基，随宜创迹。召公输于鲁甸，招匠石于郢郊；截徂徕之花松，断新甫之挺拔；奇材异石，穷神役思以蕴崇；碧瓦铜砖，尽心毕力以骈集；□运斤秉斲，争工不异于雷震；剡木飞绳，兢巧可同于电捷。天福三年五月十日建就，堂一所三间，四下椽，週回行墙二十四堵，门楼一所，悉以粉饰藻绘，秀丽精华。取金碧于十洲，运丹青于三岛。香案绮井，返植莲萼，画栋雕梁，高横螭螭。翠栏朱网，亭亭而日丽九光；複道重阶，落落而露凝五色。天福

五年三月九日，迎入将军、夫人真形两座，厮儿、妮子两人，夜叉一对。郭肇等命以巫者告厥成功，酹酒焚香，虔诚启仰，忻然应变。但觉醺醺回风绕坛，实谓神降，此则天意人事，圣道合符，体乎元元不可穷纪。光度学输钟会，才谢邱迟，坚让不从，辄敢承请。是以凝元叩寂，□简□素，力课短怀，用旌刊饰。铭曰：瞻彼奈河，泉泻清清；噫彼逝人，魂飞冥冥。善恶斯作，祸福随情；应业受分，靡迹厥灵。将军英灵，祠堂窈窕；一气散化，万神应兆。事有克彰，物无不照；辅赞天孙，宗室岩峭。优游高士，放旷清人；预构阴德，思振芳尘。物景代谢，事迹相仍；成此庙貌，永司其津。天福六年岁次辛丑三月辛酉朔十七日己丑。谨具录元立社纠首及头副样勾当人姓名。天福元年充纠首石徽、赵勳，次充头副样陶凝、赵勳，次充头副样王光庭、程罕、李训、李嗣，次充头副样张翰、傅赞、赵勳、聂召，次充头副样郭召、邵超、奇宾、邵规，□□人赵勳、颜温、李近嗣、邵进、刘铎、聂召、王进、孟景、张翰、张素、毕佺、韩勋、王朗、王韬、赵作、杨徙、宋安、许儒、程罕、宋郡、马唐、李温、李晖、□召、聂铎、胡琼、王丰、刘祚、刘训、孙罕、傅赞、石徽、王廷□、刘□、尚遂、聂进、张太、王勋、李训，勾当副样邵规、奇宾，□□副样郭肇、邵超、陶凝、陈唐、马温、宋美、成赞、王福、王知训、岳规。都料匠尉迟练、夏侯知远镌，范彦钊、李□同造。○右碑，高四尺九寸，广一尺六寸。额曰“澶州建奈河将军庙堂记”。额字径二寸。记文二十四行，行五十五字，字径七分，并真书，在灵派侯庙堂前，南向。全祖望《鮚埼亭题跋》云：“济南七十二泉，皆发于泰山之麓，独未闻所云奈河者。石晋天福二年，有泰山奈河将军碑，乡贡进士刘元之之文也。其文不工，书亦拙。奈河之神而曰将军，又有夫人，真不典之祀也。以五代石墨之希，故存之。”朱文藻云：“碑中字多别体，灵作‘靈’，冥作‘冥’，炳煥作‘炳煥’，毕力作‘□’，役作‘役’，迎作‘迎’，嗣作‘嗣’，翰作‘翰’，皆随意增减，不合六书。‘王韬’应是‘王韬’，‘杨徙’应是‘杨挺’，‘刘训’应是‘刘训’，或以形似致伪。‘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’，语出

《庄子》，今引贾谊语而‘浮’字下衍‘生’字。‘不暮月间’，依文义当是‘期月’之讹。‘返植莲荷’，似即‘莲荷’。谓‘香窦铸井’周刻翻覆莲也。《汉书·酈食其传》：‘握觞好荷礼’。是以‘荷’为‘荷’，此则以‘荷’为‘荷’。‘运丹青三岛’，‘丹青’下当有‘于’字。‘应业受分’，确实是‘分’字，聂氏《金石考释》作‘受戮’，似未确也。碑称‘立社纛首’，‘纛’同‘纛’，谓斂钱之首也，同预会，建庙为同社，郭肇是社首也。头副样勾当人，是当时在庙经理之名目，犹言正副也，其名创见此碑。额题‘澶州建奈何将军庙堂’，又称新澶州，五代周时，曹州谓之澶州。此庙在泰安，而云‘澶州建’，所未详也。庙称‘将军’，不详为何神、所掌何事？今据碑序首言生死阴阳之理，而铭词又有‘辅赞天孙’之语。《博物志》：‘泰山一曰天孙，言为天帝之孙也。’将军，殆亦辅佐泰山之神，与高里神祠相为左右。今释氏《功德画》有过奈河桥之事，其源殆出于此。至其‘真形’，有‘夫人’，有‘厮儿、妮子’，有‘夜叉一对’，后世神庙像设之盛，亦滥觞于此矣。”

宋·王绅题名 文曰：再谒灵派神祠，请雨故也。熙宁甲寅秋八月右珰王绅袞仪父题。○右真书，勒庙堂记碑阴，方广尺许，共五行，行五字，字径寸半。文言“再谒”，当已曾来。“甲寅”，为熙宁七年。《宋史》载是年“旱蝗，九月戊戌以时雨降，劝民趋耕。”碑云“八月再谒请雨”，则以前之来祷可知。

重修灵派侯庙木帐碑 文曰：东岳灵派侯庙重修木帐记。岱宗镇东方，为岳之伯。其山实万物之始，而其神主生气，天子告祭柴望以礼，而庶人奔走飧献以诚，故灾沴不作，休祉来应。然所主者，岱宗之神，而左右附于神者司掌不一，所以各建其祠而存夫像也。山麓之右，有水派而南，耆耄相传曰濰河。河濰之东有祠焉，表以将军之号，见于旧碣。昔尝闻道微大师索文湛曰：“祥符初，章圣东巡，法驾顺动，侍臣卫士洎蛮貊来朝者无虑百余万人，皆泊于山下，须水以供饮濯。方患河之已涸，而转盼之间渊泉复溥，源源不竭，由是竭渴涤全，上下获济，此皆尸河者之灵

应也。升中礼毕，天子嘉其功，封以侯爵。尔后，益利及四方之民无穷。近岁，邑人笃于信神者，多梦洛河之神，警以祸福，俾其人避恶而趋善，示神之化也。”噫！神之至幽，所职或迁，而于祸福之权有所兼，固不可致诘。而严其祠事，以答灵贶，宜矣。祠堂中有木帐，久而蠹弊，不足以护神像。邑人王文知神之不可不钦，而钦之之诚无以至，遂首出钱十五缗，又得乐从者共力以资助，乃命良工购椽楠易而新之，亦见其钦神之诚至也。书曰：“至诚感神”，然事神者，以诚之至，而不祈其报，孰谓不获其报者哉！方飭材之初，于祠之内外植柏七十株，培壅灌溉，以致悦茂，冀其永久也。功休，求为之记，或以邑人之志书云时。大宋元丰八年岁次乙丑六月四日，前进士王彧撰，泰山魏实书，历山王补之篆，吕□刻石。○右碑，高三尺六寸，广一尺七寸，凡十八行，行三十二字，真书，字径五分。额篆“重修灵派侯木帐记”八字，四行，字径寸七分。碑已断，嵌庙内火池壁东面。

元·重修灵派侯庙碑 文曰：泰安重修灵派侯庙记。州教授王禎撰并书篆。泰山有三溪，独西溪雄秘莫测，盖其源来自上方，下为瀑布，直注山根，洄洑龙湫而出，高深委折，渊而复流者。至郡城之西百举武而近，居民饮濯之，而呼曰洛。洛之东漏，地形若穹龟然，庙其上曰灵派侯者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，有事泰山，驻蹕于此。始患水泉涸绝，俄而涌涨，嘉其神异而封建之也。兴作始末，文石具在。每岁春，远近献芻駉肩累迹，不可胜数。郡民云，丐诸神者，每对所祷，亦尝有所凭托而宣其威烈，故祈谢之徒，刲羊豕而焚楮楮者，略无虚日。一日，泰安监司噉撤、州尹孙公民献，暨僚属同谒祠下，悯其殿像摧压，颇蓄兴修之志。已而，庙堙为奔流所啗，祝之，水复折而西。二公耳神之灵既熟，而又目睹其验，遂亲董其役，更其庙而新之，以崇其祀。凡土木钁甃绘塑之须，一出本庙香火之费，皆二公规度之力也。落成之日，嘱仆为记。窃闻之，山林川谷有能利于人者，则秩而祀之。惟岱为镇岳，实发生之所，肤寸兴云，不崇朝而雨者，其流泽又能滋于民物，复及万乘，功用显白，神而祀之，宜矣。其有感于死生，